

中國古典文學名家選集

高文 王劉純 選注

高適岑參選集



高文 王劉純 選注

中國古典文學名家選集

高適岑參選集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高適岑參選集 / 高文, 王劉純選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8

(中國古典文學名家選集)

ISBN 978-7-5325-8026-2

I. ①高… II. ①高… ②王… III. ①唐詩—詩集
IV. ①I222.7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051844 號

中國古典文學名家選集

高適岑參選集

高文 王劉純 選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江陰金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90 × 1240 1/32 印張 12 插頁 5 字數 334,000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500

ISBN 978-7-5325-8026-2

I · 3033 定價: 42.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出版說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及其前身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向重視中國古典文學的普及工作，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出版《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選讀》等基礎性普及讀物的同時，又出版了兼顧普及與研究中級選本。該系列選本首批出版的是周汝昌先生選注的《楊萬里選集》和朱東潤先生選注的《陸游選集》。

一九七九年，時值百廢俱舉，書業重興，我社為滿足研究者及愛好者的迫切需要，修訂重印了上述兩書，並進而約請王汝弼、聶石樵、周振甫、陳新、杜維沫、王水照等先生選輯白居易、杜甫、李商隱、歐陽修、蘇軾等唐宋文學名家的作品，略依前書體例，加以注釋。該套選本規模在此期間得以壯大，叢書漸成氣候，初名“古典文學名家選集”。此後，王達津、郁賢皓、孫昌武等先生先後參與到選注工作中來，叢書陸續收入王維、孟浩然、李白、韓愈、柳宗元、杜牧、黃庭堅、辛棄疾等唐宋文學名家的選本近十種，且新增了清代如陳維崧、朱彝尊、查慎行等重要作家的作品選集，品種因而更加豐富，並最終定名為“中國古典文學名家選集”。

本叢書的初創與興起得到學界和讀者的支持。叢書作品的選注者多是長期從事古典文學研究的名家，功力扎實，勤勉嚴謹，編輯精當，注釋、箋評深淺適宜，選本既有對古典文學名家生平、作品

特色的總論，又或附有關名家生平簡譜或相關研究成果，所以推出伊始即深受讀者喜愛，很快成爲一些研究者的重要參考用書，在海內外頗獲好評。至上世紀九十年代，本叢書品種蔚然成林，在業界同類型選集作品中以其特色鮮明而著稱：既可供研究者案頭參閱，也可作爲古典文學愛好者品評賞鑒的優秀版本。由於初版早已售罄，部分品種雖有重印，但印數有限，不成規模，應讀者呼籲，今特予改版，重新排印，并稍加修訂。此叢書將以全新的面貌展現在讀者面前。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

前 言

—

邊塞詩至唐代出現空前繁榮的局面，其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出現了一大批寫邊塞詩的作家，陳子昂、王之渙、崔顥、王翰、王昌齡、高適、岑參、李頎、柳中庸、盧綸、李益、常建、陳陶等，創作出大量有關邊塞的名篇，超過了以往時代。至於偉大的詩人李白、杜甫，還有山水詩人王維等，也寫過膾炙人口的邊塞名作，特別是在盛唐出現了邊塞詩派。

（二）邊塞詩不僅數量多，而且題材廣泛，全面反映邊塞戰爭，邊塞生活和征夫思婦的思想感情。大量作品達到了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統一。

（三）邊塞詩的形式多樣，體裁完備，有七言歌行，五、七言絕句，五古，五、七律等，這也是過去所未有的。

（四）出現了傑出的作家高適、岑參，其創作代表了唐代邊塞詩的最高成就。但他們的優秀作品又並不限於邊塞詩。

（五）邊塞詩以其輝煌燦爛的成就，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成為唐代詩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並起到了承前啓後的重大作用。

任何一個文學流派的產生，都有一定的社會、歷史原因和文學內部的承繼、發展等因素。邊塞詩派也是這樣，它的產生、發展和繁盛，與時代有着密切的關係，同時，也是它本身不斷發展的結果。

首先，盛唐經濟的高度繁榮、政治空前統一，國勢強盛，構成了邊塞詩派產生的基本條件。高適、岑參創作的主要階段是在盛唐時期，即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這時的唐王朝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封建帝國。自有唐開國以後，就十分注重邊疆經濟的開發。以邊塞詩派所描寫的題材最集中的隴右、西域地區為例，天寶十二載，“是時中國盛強，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資治通鑑》卷二一六）。沿着漢代開闢的中西交通孔道“絲綢之路”，新形成許多繁華的城市和富庶之地，如涼州、張掖、酒泉、燉煌等。岑參詩中即有“涼州七里十萬家”（《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的描繪。又如北方，開元初於營州重築柳城，“開屯田八十餘所，追拔漁陽、淄青沒戶還舊田宅，又集商胡立邸肆。不數年，倉廩充，居人蕃輯”（《新唐書·宋慶禮傳》）。因此，富有傳奇色彩的邊地生活，引起詩人們的興趣，邊塞新異的風土人情、山水風光，為詩人提供了豐富的創作素材，吸引他們去開闢一個新的表現領域。

其次，唐王朝加強國內各民族之間以及歐、亞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實行較進步的民族政策。例如貞觀二十一年五月，太宗嘗云：“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資治通鑑》卷一九八）為促進民族團結，貞觀十五年（六四一），太宗遣文成公主西嫁吐蕃贊普松贊干布；中宗景龍元年（七〇七），又以金城公主妻吐蕃贊普尺帶丹珠。唐蕃和親數十年。至玄宗朝，“依貞觀故事”，姚崇為相，即以“不幸邊功”等十事進諫。盛唐各民族間的友好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日益加深，許多少數民族商人、藝人、學者

居留長安，以至入仕朝廷，漢族人民也在邊境與當地居民一起從事生產勞動，和睦相處。民族友好的和平氣氛，代表着廣大人民的共同意願，也成為邊塞詩人歌咏的主題。

其三，由於民族矛盾引起的邊塞戰爭，是邊塞詩產生的一個直接原因。任何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形成，都必然經過各民族間的鬥爭和融合。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民族矛盾，這也是我們多民族國家在形成過程中的歷史必然現象。一方面，由於唐代邊地許多異族還大都處於氏族奴隸制的社會形態，對唐朝“強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其部族首領違背各族人民的意願，連年在西北、西南、東北等邊地劫掠侵擾，時降時叛。如武后聖曆元年（六九八），東突厥默啜可汗攻陷趙州，盡殺所掠趙、定州男女萬餘人（《舊唐書·則天皇后本紀》）；開元二年，吐蕃將衆十萬寇臨洮，軍蘭州，至於渭源，掠取牧馬（《資治通鑑》卷二一一）；八年十一月，“突厥寇涼州，殺人掠羊馬數萬計而去”（《舊唐書·玄宗本紀》）。諸如此類的戰爭還很多，這是一種掠奪性的戰爭。另一方面，由於唐玄宗好大喜功，邊將中以邊功媚上邀寵者亦不乏其人。如天寶十載、十三載的兩次征南詔就是，這是唐對少數民族的侵擾，也是非正義的。

盛唐國勢的強盛，還大大提高了人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這種時代的主要精神特徵，激發了詩人對建樹功勳的憧憬。尤其是廣大出身於中小地主階級的士人，具有奮發向上的精神，報効國家的壯志，因而投筆從戎、慷慨從軍，形成了一種時代風尚。

同時，唐統治者重武功，文人入幕也是一個進身機會。明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二七云：“唐詞人自禁林外，節鎮幕府爲盛，如高適之依哥舒翰，岑參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嚴武，比比而是。中葉後尤多。蓋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緣幕府，躡級進身。”這些文人深入邊塞，有着親身的體驗和深刻的

感受，寫出了歌頌戰士愛國精神和描繪邊塞雄奇瑰麗浪漫色彩的詩篇。

唐代實行府兵制。戰士的長期戍邊和大量的犧牲，人民的負擔日益加重。這種現實也激起詩人們的憤慨和同情，因此，也出現了反映戰爭給人民帶來災難的主題。對於不同性質的戰爭，詩人自有不同的反映，只有認識了上述社會原因和邊塞戰爭性質的複雜性之後，才會對盛唐邊塞詩多樣性的主題，有比較合理的解釋。

最後，簡單談談盛唐邊塞詩產生的文學因素。

邊塞詩至唐代大盛，形成重要的詩派。但邊塞詩的產生并非始於唐代。隨着漢帝國的建立，“守四方”成為日益重要的政治、軍事問題。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功利”，抗匈奴，通西域，戰事較繁，這就必然在文學作品中得到反映。漢樂府如《戰城南》、《十五從軍征》、《飲馬長城窟行》等篇，可以看作邊塞詩的濫觴。其中反對黷武戰爭、征人思婦相思之情等內容，成為以後邊塞詩作的傳統題材。其蒼涼悲壯的風格，亦對後世有較大影響。

漢末天下大亂，戰爭接連不斷，人民流離失所。曹操寫軍旅征戍生活的詩有《苦寒行》、《卻出東西門行》等。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用秦代築長城之事，深刻揭露了當時繁重的徭役給人民帶來的痛苦與災難。曹植的《白馬篇》塑造了一個為國立功，不惜流血犧牲的愛國壯士的形象，充滿豪壯樂觀的精神。後來高、岑詩中的戰士形象便是它的繼承。西晉末年的劉琨，在他後期保衛中原的戰鬥生活中寫的《扶風歌》，有深厚的愛國感情。晉宋之交的鮑照，寫有不少邊塞題材的名作，如《代出自蓟北門行》，抒寫壯士從軍衛國的壯志和描繪北方邊地風物，氣勢豪壯昂揚，意境蒼涼，開盛唐邊塞詩的先路。特別是他對七言古詩體裁的發展，對“四傑”、李白、高適、岑參的創作影響較大。另外，北朝樂府民歌中也有關於邊塞

的題材。如《折楊柳歌辭》表現北方民族的尚武精神，《隴頭歌辭》寫征人游子飄零的身世，《敕勒歌》描繪草原遼闊、牛羊繁盛的大西北景色，也為唐代邊塞詩人的創作提供了借鑑。

至隋，隨着戰事的增多，一些由北朝入隋的詩人如盧思道，楊素、薛道衡等，大都有從軍邊塞的經歷，寫了一些較好的邊塞詩。其中盧思道的《從軍行》反映征人思婦思念之苦，諷刺將軍邀功求寵，具有早期七言歌行的特色。又如楊素的《出塞》和薛道衡的《昔昔鹽》，在藝術上都有獨創性。初唐“四傑”積極開拓詩歌的思想內容領域，邊塞詩在他們的創作中佔有較重的地位。如駱賓王曾久戍邊城，邊塞詩數量較多，如《從軍中行路難二首》、《夕次蒲類津》詩，既有立功報國的豪壯胸懷，又有邊塞生活的親切見聞。陳子昂從軍東北，有現實性很強的邊塞詩。如《感遇》中“朝入雲中郡”、“丁亥歲云暮”、“蒼蒼丁零塞”、“朔風吹海樹”等篇，對戰爭造成士兵的痛苦和人民災難表示同情，對邊帥無能、統治者黷武開邊表示憤慨，這些內容都初步突破了泛擬古題邊塞詩的傳統風氣。而“四傑”的七言歌行篇幅擴大，筆勢縱橫奔放，對高岑邊塞詩體裁的影響很大。在這些基礎之上，出現了盛唐邊塞詩的全盛時期，於是有高岑等人的出現。

二

高適(七〇二?—一七六五)，字達夫，渤海蓆(今河北景縣南)人。他的生平主要分前後兩個階段，五十歲左右是這兩段的分界。

前段他很不得志。李頎說他“五十無產業，心輕百萬資。屠酤亦與羣，不問君是誰”。在這五十年中又大致可分為北上薊門和浪游梁宋兩個時期。

在北上薊門之前，他二十歲曾赴長安求仕，失意而歸，他寫道：

二十解書劍，西游長安城。舉頭望君門，屈指取公卿。國風衝融邁三五，朝廷歡樂彌寰宇。白璧皆言賜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歸來洛陽無負郭，東過梁宋非吾土。兔苑爲農歲不登，鴈池垂釣心常苦……彈琴擊筑白日晚，縱酒高歌楊柳春。……

——《別韋參軍》

這裏一方面他揭發朝政的黑暗，貴族近臣壟斷政權，布衣之士遭受壓抑；另一方面寫自己客寓宋中，托身畎畝，生活處境非常艱窘，心情苦悶。但“彈琴擊筑，縱酒高歌”，意氣仍是豪邁的。

十年托身隴畝之後，他爲了尋求立功報國的機會，北上薊門。他說：

少時方浩蕩，遇物猶塵埃。脫略身外事，交游天下才。單車入燕趙，獨立心悠哉。

在北上途中，他游於魏郡（在今河北大名縣東），“睹物思懷”，寫下了借古抒懷的重要作品《三君詠》，歌頌了“濟代取高位，逢時敢直言”的魏徵、“縱橫負才智，顧盼安社稷”的郭震和“昌言太后朝，潛運儲君策”的狄仁傑。《舊唐書》本傳說他“負氣敢言，爲權幸所憚”，這和三君的氣質相類似，可見此三君是詩人倣效的榜樣。

北上薊門，東出盧龍塞，這是高適第一次出塞。初到薊門，他“題詩碣石館，縱酒燕王臺”，意氣豪邁地唱道：

北上登薊門，茫茫見沙漠。倚劍對風塵，慨然思衛霍。

抒寫報國立功的雄圖壯志。可是這次他的希望又落空了。不過他雖然沒有找到仕進的機會，對於邊塞戰士生活卻有了親身體驗，這就為他後來寫著名的《燕歌行》打下了生活基礎。

以後轉入浪游梁宋時期。這一時期直到天寶八載舉有道科為止。這時他一面“漁樵孟諸野”，另一面做富貴人家的賓客，就是本傳說的“以求丐取給”。有時也到山東、江蘇等地漫游，廣交朋友，投詩於達官貴人，尋求仕進的機會。長期的困頓，使他苦悶悲憤，但用世之心未嘗減退。他在《詠史》中這樣說：

尚有綈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

這也是借古抒懷，表示了自己對前途的自信。

在長期交游中，最值得大書特書的是天寶三載，李白賜金放還，至洛陽，遇到杜甫，二人同游汴州，又與高適相遇。三位詩人“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然後同至單父，登宓子賤琴臺，獵於孟諸。這件事成為文學史上的佳話，至今開封市禹王臺（即古吹臺）內仍建有“三賢祠”以紀念他們的盛會。季秋，高適和他們分手，南游楚地，自商丘沿汴東下，經鄭縣、鉅城、符離、靈璧、徐縣、泗縣、盱眙、淮陰、淮安，而抵襄贛（今江蘇漣水縣），寫了一篇《東征賦》，記載了“安史之亂”前的汴河方位，可以糾正《資治通鑑》的錯誤，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可惜未被人們注意，故特表而出之。

北上薊門和浪游梁宋是高適創作的豐收時期。他現存詩共二百四十四首，有一百七十餘首是這兩個時期的作品。《舊唐書》本傳說他“年過五十，始留意詩什”，這是不符合事實的。

此後轉入詩人的後一階段。這階段包括兩次入仕，這是高適個人歷史變化的時期。第一次入仕是天寶八載（七四九），他的詩才受到宋州刺史張九皋的賞識，奏其所製詩集於朝，“薦舉有道科”，蹉跎半百的高適才獲得一個入仕的機會，心情非常興奮，在炎炎三伏天，十日趕到了長安，中第後，被專權妬才的右相李林甫所抑，祇授他一個小小的封丘縣尉，使他深感失望和不平。次年秋，他以縣尉身份送兵出塞，到達清夷（在今河北懷來縣）。他在《使青夷軍入居庸》詩中悲憤地寫道：

登頓驅征騎，棲遲愧寶刀。遠行今若此，微祿果徒勞。絕坂水連下，羣峯雲共高。自堪成白首，何事一青袍！

回封丘後，他因深感“拜迎長官”的屈辱與“鞭撻黎庶”的痛心而棄官，寫下了名作《封丘縣》。不久，得到了河西節度使哥舒翰的賞識與推薦，充任翰幕府掌書記，高適仕途顯達實始於此。

安史之亂爆發，高適以監察御史佐哥舒翰守潼關。潼關失守後，他奔赴行在，見玄宗陳述軍事形勢，遷侍御史，擢諫議大夫。

玄宗在蜀，用諸王分鎮，高適切諫，以為不可，為肅宗所知。數月後，永王璘據金陵起兵，肅宗即召高適計議，適分析形勢，認為永王必敗，深受肅宗嘉獎，就任他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從三品），淮南節度使，使討永王璘。高適一躍而為雄藩重鎮的封疆大吏，成為開元、天寶時期詩人中最顯達的人物。胡震亨曾評論說：“高適，詩人之達者也。其人故不同。（杜）甫善房琯，適獨與琯左（謂反對房琯諸王分鎮事）；（李）白誤受永王璘辟，適獨察璘反萌，豫為備。二子窮而適達，又何疑也。”（《唐音癸籤》卷二五）這三位詩人的仕途顯蹇，確與對這次重大政治變動的態度有關，胡氏之說是有道

理的。

次年，永王敗死。大宦官李輔國惡適敢言，在肅宗前進讒，降官爲太子少詹事，出爲彭州（今四川彭縣）刺史，寫了自叙生平經歷的名作《酬裴員外以詩代書》。遷蜀州（今四川崇慶縣），代宗初遷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未幾，召爲刑部侍郎，轉左散騎常侍，卒，謚忠。

高適的創作，以邊塞詩成就爲最高。

他第一次出塞，北上薊門，親身體驗了邊塞士兵的生活，寫下了《薊門行》五首。在詩中，他對“士卒厭糟糠，降胡飽衣食”的不平等待遇感到憤慨，並給予深切的同情。他說：“關亭試一望，吾欲涕沾臆。”對“胡騎雖憑陵，漠兵不顧身”的英勇愛國、不惜獻身精神則予熱情的歌頌。而對士卒長期戍邊，夫婦離別又表示了關心：“羌胡無盡日，征戰幾時回？”

開元二十六年，他創作了最傑出的代表作《燕歌行》。這首詩從序來看，與張守珪部將打敗仗有關，但其內容寫的卻不全是這次戰役，而是把他在薊門的見聞，進行更高的藝術概括，從而表現了他對戰士們的體恤和對他們英勇的愛國精神的贊美，這些都超過了歷來的同題之作。詩中描寫了戰鬥的激烈和艱苦，並以“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這樣鮮明的對比，深刻揭露了將軍和士兵苦樂懸殊的生活和唐朝軍政的腐敗黑暗。由於將帥無能，恃恩輕敵，以致陷入重圍，戰事不解，使士兵和家人遭受長期離別的痛苦。“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兩句，熱情歌頌了戰士們爲國獻身的愛國精神。由於征戰辛苦，所以希望有李牧那樣的將軍來克敵制勝，保境安邊：“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此詩用具體的描寫把塞外大漠的荒涼環境、劇烈悲壯的戰鬥氣氛、戰士在戰爭過程中的內心活動巧妙地交織在一起，形成了雄

渾深厚、悲壯淋漓的藝術風格。全詩四句一轉韻，多用對偶句和律句，詩的音律隨着內容的轉變而轉變，使音節的抑揚頓挫與詩的意境獲得和諧的統一。

由於詩人自己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所以他對保衛邊疆的愛國將領作了熱情的歌頌。如《送渾將軍出塞》中對渾將軍的刻畫是很出色的。在敵人入侵，“昨日邊庭羽書至”的時候，渾將軍即慷慨出征。“城頭畫角三四聲，匣裏寶刀晝夜鳴”二句不沾渾將軍本身，卻正襯托出將軍忠勇爲國、心情異常激動的精神面貌。“黃雲白草”的塞外風光，與“擊劍酣歌”的昂揚精神，進一步突出了一個不畏艱苦、爲國忘身、心情樂觀的愛國將領形象。通篇嚴整而飛動，魄力雄毅，風骨遒勁，與《燕歌行》同樣表現了高適七古的藝術特徵。

對於收復失地，高適同樣是興奮鼓舞的。天寶十二載五月，哥舒翰收復久已淪陷的九曲黃河，他寫了豪壯而充滿喜悅心情的《九曲詞》，其第一、第三首云：

萬騎爭歌楊柳春，千場對舞繡麒麟。到處盡逢歡洽事，相看總是太平人。

鐵騎橫行鐵嶺頭，西看邏逆取封侯。青海祇今將飲馬，黃河不用更防秋。

在這裏也表現了他希望鞏固邊疆，獲致太平的願望。

其次，是反映時事的詩歌。其內容主要是對唐玄宗晚年昏聩的諷刺和對安史之亂的痛恨。例如唐玄宗晚年寵信安祿山、而安祿山卻是一個詭詐反側、屢次挑起邊釁、以所謂“邊功”來市寵的家伙。高適在送兵到清夷時，就體察到他以邊兵爲個人市寵的犧牲

品，在《答侯少府》詩中就指出“邊兵若芻狗，戰骨成塵埃”的可悲事實。而玄宗卻對他越來越寵信，連年加官進爵，高適在《薊中作》（亦作《送兵還作》）中用比較含蓄的語句說：“豈無安邊書，諸將已承恩”，對玄宗的昏聩濫賞進行了諷刺。

到天寶十載，安祿山居然“出入宮掖不禁”，“頗有醜聲聞於外”，而玄宗竟聽之任之。高適為此寫了借古諷今的《辟陽城》詩。詩中借審食其與呂后私通事來影射安祿山與楊貴妃的曖昧關係。這類直指最高統治者、揭發其宮闈醜事、寓意深刻的諷刺詩，在當時是罕見的。

對安史之亂，高適的態度是鮮明的。他在《酬河南節度使賀蘭大夫見贈之作》中寫道：“河華屯妖氣，伊瀍有戰聲。”他撫劍悲歌，心存戡難，還致書賀蘭進明使救梁宋，解睢陽之圍。及九節度使兵潰於鄴城（在今河南安陽），他目睹國家殘破，人民遭到殺害的慘狀，寫了《酬裴員外以詩代書》一詩，詩中有四句說：“縱橫荊棘叢，但見瓦礫堆。行人無血色，戰骨多青苔。”反映了中原經過這一番殺戮洗劫之後，一片破瓦頽垣，白骨縱橫，人民流離的悲慘景象。關於鄴城戰役所造成的浩劫，祇有在高適這首詩中得到具體的描述，這是它的可貴之處。

再次，他深入地反映了農民疾苦。由於高適長期貧困，有“兔苑爲農歲不登，鴈池垂釣心常苦”的親身感受，所以他能够關懷民生疾苦。屬於這類的詩作有《東平路中遇大水》、《自淇涉黃河途中作》等。前者用白描手法寫出了農村遭受水災，因而“農夫無倚着，野老生殷憂”的情景；後者揭示了農民在旱災和重稅剝削下的貧困和農村凋敝的生活景象：“去秋雖薄熟，今夏猶未雨。耕耘日勤勞，租稅兼烏鹵。園蔬空寥落，產業不足數。”開元天寶詩人中，高適是第一個反映農民痛苦的詩人。

正因為如此，高適對能夠關懷民生的地方官是稱頌的，特別是對春秋時宓子賤為單父宰“琴和人亦賢”的良政作了多次歌頌。後來他自己任州牧時即以子賤為榜樣，《舊唐書》本傳說他“屢為藩牧，政存寬簡，吏民便之”。

此外，高適還寫了較多的自傷不遇的詩歌，反映出儘管是盛唐時期，大批人才仍然遭受壓抑的不合理的社會現實。詩作如《別韋參軍》、《淇上酬薛三據兼寄郭少府微》等。

總上所述，可以看出高適是一個拓落不羈、崇尚節義、有匡時之略和負氣敢言，氣質慷慨的人物。他的詩如其人，內容從多方面反映人民疾苦，揭露社會矛盾，抒寫愛國熱情和懷才不遇的感慨。其語言質樸爽朗，直抒胸臆，魄力雄毅，氣骨琅然，多慷慨悲壯之音，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

三

岑參（七一五？—七七〇），南陽（今河南南陽）人。他的生平大略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他三十歲出塞之前。岑參出身於一個沒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他的曾祖父文本相太宗，伯祖父長倩相高宗，伯父義相睿宗。開元元年（七一三），岑義坐太平公主謀逆遭誅，家道衰落。父親岑植曾兩任州刺史。參少年時，父逝，從兄受學，“能自砥礪，遍覽史籍”（杜確《岑嘉州集序》）。十五歲時，到嵩山少室讀書。在早期詩作中，可以看出他耽情山水，恬然自適的思想情緒。但積極用世，是他思想的主要方面。二十歲，他“獻書闕下”，赴長安求仕，結果是“金盡裘敝，蹇而無成”（《感舊賦》），失意而歸。雖然如此，他繼續為求仕而奔波，曾多次往返於京洛之間，還到河朔、邯鄲、冀州、匡城等地漫游。他在《感舊賦》中寫道：“出入二郡，蹉跎